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陈州笔记

卷

四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陈州笔记

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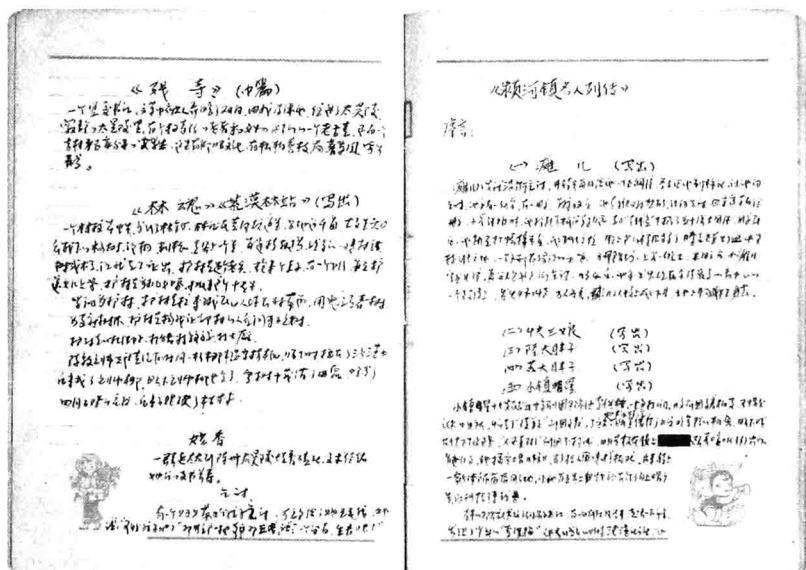
四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2011年8月，北戴河



手迹：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素材



2006年9月，郑州，在儿子孙义华和儿媳马萱的婚礼上，坐者是女儿孙青瑜



1972 年，新疆，伊犁，左一是孙方友



1988 年春季，淮阳，孙方友和作家戴晴



2004 年，杭州，和雕像逗乐



2005 年，意大利，罗马，斗兽场前

+ 目 +

+ 录 +



2007

张大锤 / 3	易连升 / 47
永康粮号 / 9	吕公馆 / 52
杨纯斋 / 13	竹斐园 / 56
陶都树 / 19	张语景 / 62
陈州烙花店 / 26	王满囤 / 66
袁克文 / 31	霍大道 / 72
刘昌大 / 36	袁世钧 / 78
赵宝庆 / 43	

2008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万县长 / 87 | 阴化阳 / 136 |
| 山陕会馆 / 93 | 陈天行 / 140 |
| 吕紫阳 / 98 | 钱光佑 / 145 |
| 更夫老全 / 102 | 奇诊 / 149 |
| 金铸樵 / 106 | 张广臣 / 155 |
| 天芝堂 / 111 | 杨乐 / 158 |
| 景曰畛 / 115 | 胡泊三 / 161 |
| 曾公廉 / 119 | 丁家斋 / 166 |
| 金盛祥商行 / 123 | 方家药室 / 170 |
| 亨得利钟表店 / 127 | 陈哲儒 / 176 |
| 赵铁头 / 132 | 余金亨 / 181 |

2009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魏国鼎 / 189 | 晋泰号中药店 / 209 |
| 陈州二绝 / 194 | 曾国藩与相士 / 215 |
| 昌盛永绸缎店 / 197 | 王老哑 / 220 |
| 陈州当铺 / 202 | 陈州烟厂 / 224 |
| 白光源 / 206 | |

2010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耿雪奥 / 231 | 吉兆炳 / 240 |
| 陈州古旧书铺 / 235 | 赵翰林 / 243 |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棋魂 / 246 | 周光第 / 257 |
| 黄算盘 / 248 | 老郎庙 / 261 |
| 错误 / 253 | 陈州鞋店 / 265 |

201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三娃儿 / 273 | 程秋业 / 299 |
| 赵殿臣 / 280 | 汇宝金店 / 305 |
| 陈州成衣店 / 285 | 陈州盐号 / 310 |
| 骆崇棠和他的女人 / 290 | 陈州浴池 / 316 |
| 大鸿酒坊 / 295 | |

2012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银杏酒楼 / 323 | 寿图 / 337 |
| 教魂 / 327 | 郭家药号 / 341 |
| 举人坟 / 330 | 彭雪枫与鹿邑酒 / 348 |
| 程乃乾 / 333 | |

2013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袁克文与泥兴壶 / 355 | 高善赞 / 367 |
| 蒋家饭庄 / 358 | 许半梦 / 371 |
| 袁克定 / 363 | 赵增丰 / 378 |

《陈州笔记》残篇

夏老太 / 385

刘家包子店 / 393

奇古斋 / 388

戴仁权 / 397

袁武芳 / 391

附录

孙方友写作年表(孙青瑜、马莹收集整理) / 403



2007

+ 张 大 锤 +

张大锤是个油匠。

在没有榨油机之前，榨油全是土法上马。那时候，光镇上就有好几家油坊。有的油坊是小作坊，专磨小磨香油，比较简单。事实上，大油坊里很少榨香油，他们多榨棉油、豆油、花生油。我们那地方称其为“大榨油”——就是将棉籽、花生什么的用两根一抱粗的方木合起来，硬挤出油来。

油匠是个苦活计，拿榨棉油为例，炒棉籽、推棉籽磨，全都又脏又累。油匠身穿小棉坎肩，干重活时大冬天里也得脱光脊。油坊用的是棉帘子，屋内生着大笼火，空气极污浊。棉籽上粘的有棉絮，炒糊后，气味儿极是难闻。炒过棉籽后，还要先将棉籽在石磨上磨碎，这就是所说的推棉籽磨。磨成渣儿后，再上大锅蒸，蒸到一定成色，开始榨油。油匠们手执大铁锤用力砸挤，才能将油挤出来。张大锤就是油坊里的头锤。

头锤是个技术活，不单要执锤领号子，而且还要摊棉饼。摊棉饼工序虽不复杂，但需要眼力和速度。一般是先用软钢丝绳制成的圆放在“母榨”上，下面是麻绳兜儿，倒上蒸好的棉籽儿，一

溜儿排五个圆，然后将“公榨”合上，用大粗绳漂牢，打一锤漂一下，直到油挤净为止。头锤的技术是要稳、准、狠，不能打偏。因为油滑，初下的棉籽还不实，打偏了就会错榨——也就是两个大木梁会错口。如果一错口，撒棉籽不说，油也就不会挤净了。

油坊的大油锤多是用藤条儿做的软把儿，有弹性，所以不好掌握。张大锤的油锤比别人的重，有一百来斤，也就是说，将百斤的大锤扬起落下，又要砸得不偏不倚，为后面的二锤、三锤打好基础，绝非易事。所以，头锤的工钱也就比别人的高不少。

由于张大锤的技术高，镇上几家油坊都争着雇用他，可张大锤一直守在曾家油坊里，别家油坊出价再高他也不动心，原因是他看中了曾家老板的独生女儿。

曾老板的独生女儿叫兰兰，二十五六岁了还未出嫁。兰兰没出嫁的原因主要是她太胖，十几岁时体重就超过了二百斤，而且个子偏低，从上到下一般粗，像个大木桶。尽管她自然条件不太乐观，可依仗着家庭富有，眼界却很高。就这样高不就低不去，一眨眼就耽搁了婚事。不料张大锤很喜欢这身膘，一心想瞅这个空当。他心想只要自己好好干，等感动了曾老板，他肯定会把自己这个嫁不出去的女儿许配给他。

只要曾兰兰不出嫁，张大锤就一直做着这个美梦，而且他还坚信这美梦能成真。

可是，油匠的工作多是在油坊里，而曾兰兰压根儿就不进那油兮兮的油坊内。也就是说，张大锤想见到曾小姐也不是件易事。加上油匠又是个脏活，甩大锤的时候，多是只穿一件裤头儿，更有甚者，连裤头儿也不穿。尤其是冬天，屋子里烧着大口煤火，门和窗都用棉帘捂着，空气不流通，又烟雾缭绕，油匠们个个汗流浹背，只有到下班时才洗洗澡。洗澡也不出屋，用的是大条缸，倒

上半缸热水，人跳进大缸内搓巴。这种场合，别说曾小姐，连曾老板也很少进去。

时间一长，张大锤就悟出光靠在曾家打油是娶不到兰兰的。于是，他就想跳槽。原来他认为只要自己好好干，肯定会感动曾老板的，可是等了这么几年，自己像是越来越不值钱了。现在只要提出辞呈，那曾老板才会重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。到那时候，他肯定求自己留下。如果他求自己，自己就可以说出自己的条件。主意一定，第二天他就向曾老板辞别。曾老板一听张大锤要走，惊诧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他万没想到张大锤会在这秋季打油旺季辞活，以为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张大锤，便问到底怎么回事儿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张大锤自然找不出充足的理由，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在这里干久了，没意思了，想换个地方儿。曾老板一听他话中有话，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不就是想娶兰兰吗？”张大锤一听，大吃一惊，万没料到自己那点儿心思人家早就心知肚明，只是不说出口，单等你求。他望了望曾老板，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嘴巴咂了几咂，也没好意思把话说出口。曾老板长叹了一声，又在厅内走了几步，最后才伤心地说：“我原想再等两年，再将兰兰许配给你。也就是说，我再考验你一阵子。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说白了，谁娶了她就等于落下了这片家业。你是我看中的人，心中早已没门户之见，就看你对我的忠心到哪一步！唉，没想你最终没经得住考验，实在可惜！你走吧，我不留你！”说完，又从抽屉里取出十块大洋，递给张大锤，说：“兴你不仁，不兴我不义。你这些年干得不错，这十块大洋算是对你的奖赏，收下吧！”张大锤一听这话，傻了一般，怔怔地望着曾老板，最后双膝禁不住一软，跪在了地上，懊悔不迭地说：“老板，我错了！求您留下我！”曾老板不再看张大锤，又长叹一声，说：“你

这一跪，更让我心冷和失望！你经不住考验，说明你缺少耐心；如此一跪，说明你没有骨气。我原以为你会赌气出走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干出个样儿让我看看。不料你却如此没有志气！我怎会将这片家业交给一个既没耐心又少骨气的人呢？你走吧，我决不会再用你的！”此时的张大锤早已痛哭流涕，一边抹泪水一边哀求曾老板高抬贵手。曾老板看他不可救药，拂袖而去。

张大锤看毫无希望了，只好恍恍惚惚地回了家。

张大锤住在镇东街，家中就一个老娘，而且常年有病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张大锤在油坊里是头锤，可家底儿并不富裕。又加上他是个孝子，挣到钱就为母亲瞧病。“家有千口，不养药婆儿。”所以，母子俩的日子过得很紧巴。

张大锤的母亲见儿子闷闷不乐，眼脸下还有泪痕，便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张大锤正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倒，便哭着向娘讲了实情。张大锤的母亲虽然眼下病魔缠身，但年轻时曾在周口多年，专给大户人家做厨娘，可谓见识多广。她听完儿子的哭诉后，先抱怨儿子做事太莽撞，说辞职是人生大事，槽可不是随便跳的。言毕又长叹一声，对张大锤说：“孩子呀，你上了那曾老板的当了！他怎么会轻易把女儿许配给你？门户太不相配呀！”张大锤不解地望着娘说：“这可是他亲口许的呀！”张母摇了摇头说：“你没说跳槽以前，他为啥不说这话？他就是用此来诱你倒求他！本来事情你掌着舵，但你一哭一跪，事情就翻了个个儿！他马上就会将你又哭又跪求他留下你的消息传遍各大油坊，还可以给你加个什么罪名，是他辞了你！如此一来，别家油坊也就不会用你了！”张大锤一听这话，惊诧得张大了嘴巴，许久才问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张母想了想说：“眼下能帮你忙的，也只有曾家那个胖小姐了！”张大锤越听越糊涂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可那兰兰傲气得很，她怎能帮我？”张大锤的

母亲从床上折起身子，悄声对儿子说：“既然他曾老板不仁，咱也就不义了。这一回，我要让他自己就范！”张大锤问：“怎么让他就范？”张母看了看儿子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心太善良，这办法不能给你说，由我去办。你只管等着娶那曾小姐就是了。”

第二天，张大锤的母亲拖着病身到镇里走了走，他儿子被曾老板辞工的“真正原因”便开始在小镇里悄然传开。“真正原因”很简单，那就是因张大锤与曾小姐有染才被曾老板赶出来的。曾小姐为什么年近三十不出嫁？就因为恋着张大锤！而她父亲却因门户之见耽误了女儿的婚姻大事。

谣言很快传到了曾老板的耳朵里，他愤怒至极，决心要雇人除掉张大锤，后来还是他的夫人劝他说：“谣言如此传开，你若除掉张大锤，恰巧将假事变真，让我们背恶名！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我看不如来个将计就计，把兰兰许给那个后生算了。我看那大锤忠厚善良，体格健壮，除去门户不相称外，其他也算配咱兰兰！”曾老板听了这话，冷静了不少。他原来只是想借此打一打张大锤的气焰，告知他不可“以技压主”。万没料到外表老实巴交的张大锤还有如此心计，很是出乎他的意料。实言讲，他不愿将女儿嫁给张大锤的主要原因除去门户悬殊之外，就是嫌他缺少心计。这一片家业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婿呢？现在事情弄到了这一步，曾老板就觉得自己棋失一着。理智地想了想，觉得如今只有认下这门亲事为上策，主意一定，他便派人将张大锤喊来，借着前几天的话题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总算经住了老夫对你的最后考验，没去别的油坊。看来，你是真心喜欢兰兰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了你们吧！”

张大锤一听喜从天降，急忙给岳父大人又叩头又作揖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一溜小跑回家向母亲报喜讯。